

臺灣在地跨文化研究 與多元認同

學者與巫的相對論

首部曲

倪淑蘭 著

前言：學者與巫的相遇

博學的學者和神祕的巫展開驚天動地的對話，對人類的前途提出前所未有的洞見，該是令人多麼驚喜的事、多麼令人期待的奇蹟。然而，這樣的事尚未發生，或者說，有情況妨礙了本該早已誕生的美好創見。我以學者與巫代表臺灣漢民族與原住民族兩大族群，¹若以對話比喻這兩種文化精彩的過招，誕生新的組合，該是多麼令人期待的事！然而實際狀況是，學者困於認同之戰、瑣事纏身，巫面臨凋零的危機。

或許有人會質疑：當今原住民已經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傳統藝術受到重視，有更多展現的空間，相關研究越來越多，今日原住民的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其實這些機會衍生出新的挑戰，我在後文會有引證。但我們無須絕望，正如英國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詩 “Splendor in the Grass” 所述：「即使再也沒有辦法挽回芳草長青，花兒常艷，且莫哀傷，但從僅存中獲取力量。」²我們所擁有的是現在，我們回不到過去的伊甸園、昔日的童真，但接受現況，卻能產生面對現實的力量。在意想不到之處，學者與巫的對話開始灑

¹ 亦有學者以社會學將臺灣族群分為「四大族群」：「(原住民、臺灣客家人、臺灣閩南人、外省人)。」同時也提及必須注意「『四大族群』」說法的情境性與變異性，參王甫昌，頁 6。

² 原文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s://100.best-poems.net/splendor-in-the-grass.html>。擷取日期 2021/12/8。

下微小的種子，努力突破荊棘與險境，終有豐收的一天。

本書以學者與巫代表兩種文化形塑的認同，臺灣近年因族群議題不時為國家帶來緊張，更有甚者，宗教在認同課題上有時也火上加油。我衷心希望，正如本書書名所標示的，學者與巫能增進對話，雙方文化能為認同帶來新的天地，為許多因認同而遭受撻伐的人，無論是因為族群或宗教因素，能帶來平安。

書名釋義

學者與巫的合作成就了本書，缺一不可。³書名包含三個層面。第一，學者與巫的相遇開啓一連串的覺醒過程。我因為國科會研究案〈再現與認同：論原住民他者形象之複雜性〉而需要進行田野調查，在研究助理的推薦之下，聽了生平第一場的原住民演唱會，桑布伊（漢名：盧皆興）以古謠建構的祖靈世界，是人、自然、宇宙合為一體的場域，他以毫無音域限制的歌聲引領人進入高峰經驗。在他的引導之下，我和助理們踏入知本，遇見一生難忘的除喪祭，成為生命的不歸路。桑布伊猶如祖靈派來的「使者」，他的歌聲所蘊含的神祕力量讓他有資格被稱為「巫」，因此我認為和他的相識是學者與巫的相遇。書名記錄這場學者與巫的相遇，開啓之後撰寫本書的契機。

本書主要以知本部落為例，論述以靈性為核心的文化，何

³ 巫、巫師、巫婆、巫術等詞在漢文化的脈絡之下時常遭受誤解，備受負面成見。本書使用巫或巫師一詞的意涵參考 Anton Quack 所著《祭師、治療者、薩滿？卑南族卡大地布之巫 pulingaw》：「……是傳承當地文化與儀式知識的重要人物。」（Quack，頁 iv）

以對臺灣人建立新認同會是重要的啓發。我將個人經驗擴大至詮釋族群的蛻變與重生：臺灣經過歷史的創傷，如何在精神上需要歷經類似除喪祭的除舊布新，展開新生命，是重要的課題。從人類學的角度看我個人這個歷程，可以說是田野筆記的發揮，而有別於一般田野筆記的作法是，作者與紀錄對象是同一人。

第二，學者與巫象徵我的兩種身分認同：父親來自大陸安徽省，母親是屏東縣排灣族人氏。過去因傳統教育的錯誤，使得這兩種認同彼此充滿衝突。從小到大，不乏有身邊的人問起我究竟是外省人或是原住民，又或甚至直接將我歸類為原住民，即便我個人認為我兩者都是。近年我從文獻或是一些訪談中得知，遇見類似上述干擾的大有人在，何以國人認為認同只有一種呢？或是血統是唯一的認同依據？循著這種心態歸根究柢，將挖掘出更深層的因素。這種衝突發生在許多人身上，至今仍是進行式。我個人歷經兩種血統整合的心路歷程，明白多重認同是可能的，甚至對文化能產生新的見解。因此學者與巫不僅象徵我個人的兩種血統與認同，也代表臺灣兩種文化與族群可能產生的彼此認同。

第三，學者與巫各有擅長，若能結合雙方的力量，將為臺灣誕生無比珍貴的新實力。我選取這兩種角色象徵臺灣兩大族群的文化，因為最熟悉這兩者，新住民、商人、藝術家等各種身分都有值得論述之處，但卻超越我個人目前的能力，因此無法納入本書範圍。我以學者代表漢文化的論述力量，以巫代表

原住民文化的精神能力，雙方攜手建立對談，藉以提升消沉的臺灣能量。學者需要巫突破有限的框架，發揮人性的觀點，巫的世界觀透過學者的整理與詮釋，能具體再現獨特的文化體系，進而源源不斷地傳承延續。因此，學者與巫不僅是我個人兩種身分的整合，亦代表臺灣兩種價值體系的對話與重生。當然，這種劃分是爲了進行論述而不是截然的二分法，因爲有深具學者氣息的巫，也有具備巫力量的學者。

當兩大族群能開始對話，定能在對方身上發現長處以補充自己的不足。學者與巫的合作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學者與巫的合作能醫治心靈萎靡、認同錯亂，提供生命力，使生命興盛。臺灣小而美，以當今跨文化的角度來看多族群的共處是個優勢。漢人與原住民互相學習將能使彼此在能力上、在世界觀上更加完整。多族群組成的國家早已是事實，族群之間的差異可以成爲資源，例如源自非裔美國人的爵士音樂，不僅豐富西方的音樂語彙，更進而成爲各國學習的藝術。原住民與漢人的文化組合能創造出世界其他文化不具有的獨特內涵。認同的取得不單僅靠抗爭，亦能經由創造性的表達而產生。

跨文化合作需要眾人長期的努力，諸多在此領域耕耘多年的學者、研究生、族人已立下重要的根基。我無法以一本書涵蓋豐富的漢文化與原住民族文化，僅以本書先處理我在這些年領悟的幾個關鍵議題，因此將本書主標題取名爲《學者與巫的相對論首部曲》，日後再循序漸進地針對各議題單獨成書。

以學術術語來說，這是一本關於「文化與認同」的書，以

非學術語言來說，這本書探討「自己是誰、人是什麼」的基本議題，當個人由這個核心抽絲剝繭循序漸進地探索下去，會發現人的出生背景、能力、身分、渴望，勾勒出更大的願景，與人類歷史的發展息息相關。臺灣的認同議題，其實牽涉到更全面的生而為人的「認同」議題。

撰寫本書的過程也讓我深刻意識到自己對於漢文化與原住民文化認知的稀薄。除了在課堂上學到的一些知識外，對於這兩種文化如何支撐我生而為人，卻是認識不足的。例如，對於經史子集的內涵、史記、怪談的欣賞，只停留在課堂上的印象，如何內化成生活的實力，運用在面對挑戰與開創新局卻是個大問號。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更是許多人的經驗。⁴因此本書也是我的懺悔：缺少深厚的文化基底嚴重影響認同。對文化認知稀薄，可想而知建立在其上的認同也岌岌可危。重新看出古老文化的新意，使之復活是後代子孫的本事，不能停留在責怪歷代祖先的不光彩。缺少文化的實力反映在面對政治議題時缺少創意與動力，認同的課題不僅是政治難題，更是深層的文化議題。文化牽涉到認同，更是一國的實力基底。⁵面臨挑戰正是整理文化的契機，同時要承認以下的現實面：文化存在於經典

⁴ 我曾在 2021/02/06 和友人對話，一個三十代，一個五十代，都有碩士學位，他們慨歎地提到：文化與教育沒有教我們如何當人，而這樣的觀點時而在生活或媒體中出現。

⁵ 參考耿一偉（2024/2/1）〈文化是什麼？文化就是阿嬤。〉：「文化是用來創造自我認同。臺灣是有文化認同危機的國家，對這個根底不夠了解，臺灣就沒辦法發展出自己的文化。」

<https://artouch.com/artcobooks/content-131520.html> 擷取日 2024/2/12。

與生活中，每個人對文化的理解不一、實踐有別而造成落差、更有對文化傳承上職責的差別。文化亦是好壞兼具，多重面向，爬梳文化是浩大的工程。僅以本書作為我個人臺灣跨文化研究的初探，開啓往後更深入與全面性的研究。